等一场雪，挂起一盏红灯笼

□ 杜丽华

又近年关，年关又进。年年含雪，年年祥瑞。年味，仿地寒冬的雪，一天天簇密和深浓。今年冬天，雪花儿外的少，零星地飘了几朵。于是，我更加期盼一场大纷扬扬，覆盖了羊肠小道，覆盖了小寨斜坡，覆盖了上下，我提一盏东风中拽曳成姿的红灯笼，在纷飞花中寻觅那醉熏熏的年味。

玲珑挂青竹，一尺垂红莲。”挂红灯笼是家乡的习到过年，母亲会给我和弟弟在家中各挂一盏红灯的简单粗糙，却也是挂着父母对子女的祈福。

小时候的春节，是在我的小手一张张撕掉桌子上的且又虔诚祈祷中徐徐靠近我的。一进腊月，我总想打开母亲的朱红色箱子，偷看母亲集市上买的那块布料，是否已裁剪开做成我的新衣，那镶着白边碎面的棉鞋是否做好。窃喜的心情偷偷地暖着我，让月的每个日子都能充满了希望，欣喜地睁开眼睛，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喜悦的心情因了那份等待而神圣。为了让母亲能腾开手中的活儿为我和弟弟赶衣，我总是极其乖巧地替母亲洗涮着锅碗，弯下腰地扫着屋里的地。

时光驶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物质的稀然不会影响大人和孩子急匆匆迈向春节的脚步。

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腊月廿三一节就在眼前了，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得见春节有鼻眼的模样，一仰鼻就能嗅到春节的味道、鞭炮的味香的味道、供桌上袅袅燃香的味道、新衣带着樟脑味道，它们统统入怀入肺腑。腊月廿三这一天一定清扫一年来所有的灰尘污物，否则，不扫尘，就好像手一样。父母会不遗余力从屋里搬出所有能搬得动什物件，偌大的庭院立刻被塞得满满的，晾衣服的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被褥，斜阳射下来，暖暖一院光的味道。大人们把头用围巾捂得实实，在竹杆上一扫帚，仰着头仔细清扫着屋内的灰尘，黑黑的墙上经过四季的烟熏火燎，更是泛着黑黄的光亮，报纸裱糊着的墙裙、椽上、木梁上、窗棂上、门槛上也蒙上了岁月厚厚的灰尘，随着扫帚的横扫在屋内簌簌飞落。

我父亲在市里上班，较乡下的邻居更懂一些调配生活的情趣。每隔三四年，父亲便会请人粉刷墙体，洁白的墙，绿色的墙裙，成了当时村民最羡慕的缤纷色彩……劳累的脸上写着对一年来艰辛抑或运气不畅日子的一种送别，更是对来年日子的一种祈盼。经过一番扫尘，屋里定会明亮几分。束束暖阳，束束尘灰，承载着农家人对春节更多的尊重与怀想。

院里的柴禾堆被收拾堆放，烧火的煤和土也会被收拾整齐，屋前屋后，院内院外重新被归整一新。一推屋门，敞亮的声音仿佛已敞亮到院外。家家如此，户户如此，祖祖辈辈如此，迎接着隆重的传统节日。

乡人没有更高深的文化，却有着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皈依。他们可以不吃美味的饭食，可以只穿最朴素的衣物，却会毫不吝惜地拿出节省下来的钱去买猩红的纸张，去请书法写得极好的先生去书写对联。有多少个门就张贴多少副对联，即使是用枯枝围挡起来的篱笆墙，也会认真地张贴一副极其讲究的对联。猩红的对联，黝黑飞扬的字体，一道暖阳，莫不是最温馨的浓浓的年了。

过年前的一切准备仿佛写满了庄重，极其富有仪式感。大人和孩子都铆足了精气神，准备着或需或不需的物件。孩子们的衣物是第一要件，即使没有更多的钱买更漂亮的衣物，大人们也会精心准备。在实在不能敷出的情况下，会浆洗缝补，整洁如初。物质的匮乏，精神的承载，在每一个屋子里都洋溢着可人的欢心。没有怨言，没有攀比，只有宽容与善良，坦然接受父母辛苦一年不曾为自己裁下一身新衣物的现实，父母的努力与辛劳岂是孩子们不能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的？只盼望着春节的隆重与神圣快快来临。

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一年中最幸福的节日，大小和孩子要把往昔的哀伤与不幸统统忘却，把快乐的心情统统释放世人，共同支撑着彼此的生活、平淡的日子。从除夕晚上开始炸响的鞭炮声一直响到正月过完，此起彼伏，从此院到彼院，从此村到彼村，从山寨到山梁，从坡上到沟底，驱逐着不祥，迎接着幸福和欢心。大人们在屋里的中堂燃起香，虔诚叩拜，燃着的香忽明忽亮，烟气微笼，祈祷家人平安，健康，祈祷上天带给吉祥。遗传下来的民俗民风，蕴含着农家人对万事万物的敬仰与膜拜，这也许是人间最初的本善。

春节如果正好遇上一场大雪，孩子们的心情更是狂喜到了极点。穿着新衣，踩着雪，扔着鞭炮，疯跑在院里坡上，纵是大雪掩埋了一切，怎能掩饰孩子们喜悦的心。孩子们兜里装着长辈给的几毛或几块压岁钱，就像装着全世界的财富，沾沾自喜的脸上连晚上做梦都会溢出兴奋的梦语。

那时的我想象不出以后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是像我的祖辈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还是推开那道厚重的大山之门远走他乡打拼？没有人给过我答案。但勤恳、努力、坚韧、踏实走好每一步，却是他们对我的叮咛。

父亲是山，是太行山，坚强、勇敢、担当；母亲是河，是浊漳河，勤劳、善良、宽容。他们深情地爱着供养他们生活的土地，不管贫瘠还是肥沃，就那么不管不顾得爱着，就如我无论走出多远，那炉中的炭火，屋中的灰尘，那道除夕的斜阳，染了万道霞光的对联，会一直伴随我的记忆，浩浩荡荡而来。那是长在骨子里对故乡深沉的眷恋，永远也走不出盛装出席的土地与青山。

过年就是和像山一样的父亲，像河一样的母亲，盘腿坐着炕席上，彼此安心地望着，然后细数流年的缕缕记忆。

过年的味道，酒酽春浓琼草齐。窗外，雪正白着，灯笼正红着。

正月十五有感

（外一首）

□ 陈岗

花灯满目庆元宵，扑面东风不觉遥。
虽有人间残瘴乱，岂妨我国赤旗飘。
新声落处同吟唱，好梦圆来作画描。
喜得山河妍暖日，心驰万里闹春潮。

致敬戍边卫士

昆仑铁骨属英雄，卫国男儿热血红。
守土驱狼何所惧，敢抛生死建奇功。

雪中情

（外一首）

□ 红袖添香

素羽霏霏漫天舞，岩下蹁跹舞娉姝。
感得郎君千金意，踏雪寻梦不相负。

元夕

玉壶披纱半遮掩，恰似及笄含羞面。
纵使天宫花千树，不及人间是清欢。

元宵节夜吟

□ 唐朝和尚

十里街灯续昼长，笙歌醉耳月如霜。
忆回往日丹朱景，哪有今朝盛世光。

元宵夜

□ 高明霞

今夜无眠
一轮皓月洒下银辉
扯着霓虹
漫步在这十里长街
玉树上魔幻般的小精灵眨巴着眼睛
诉说着情话
和着孩童的天真一起浪漫
笑容在流光里放飞
古老的歌谣在灯谜里浅唱
能工巧匠绘出这斑斓仙境
迷醉了诗人的笔笺

今夜无眠
甜甜的汤圆
融化了多少游子的眷恋
大红的灯笼勾起多少儿时的回忆
抿口家乡的醇酒
热血澎湃

来吧
舞起来，唱起来
红红火火为我们的中国梦画一个圆

咏柳

□ 张永进

千丝万缕舞蛮腰，眉眼勾魂笑靥抛。
自古骚人常咏柳，贺知章赋第一高。

喜迁莺·二月春光

□ 刘建航

群山莽，绿水明，杨柳欲呈青。频传杜宇唤春声，郊野序花婷。

满目新，桃李荟，十里长堤渐翠。春归又是燕衔回，节令几番催。

初春

（外一首）

□ 李建平

丽风和草芽香，梅绽墙角绿柳扬。
化溪流田解冻，人勤春早备耕忙。

初春雪

是鹅毛飞满天，丹朱大地变白颜。
金难买春瑞雪，净化空气润禾田。

冯贵先的诗

咏大棚

冬云淡冷飕凄，凝日平川路傍蹊。
座土堆农膜盖，尚看映射绿苗齐。

元宵夜

虹闪烁耀丹城，十里欢歌引笑声。
见尚无花草绿，街前妆点五颜萌。

同学情

屏欣看昨相逢，时遇寒窗岁不同。
十多年无宴聚，心迷情醉乐春融。

雨水

暖温和热气升，时临极点化池冰。
河垂柳尚无绿，悦目郊游戚串朋。

谷雨

细雨节时逢，微风拂面容。
农家言适播，田将绿葱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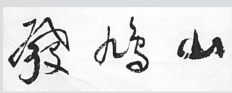
写在元宵节之夜

□ 李保红

牛年更辉煌
牛年更牛气
生活蒸蒸日上
人们同欢乐
跟着政府跟着党
大美长子
入梦乡
流连忘返
繁花似锦
望不尽丹朱迷人的彩光
看不尽丹朱美色

佳节同游
佳节同乐
恰似万家团圆的乐场
皎洁的圆月挂在天上
令人心旷神怡
元宵夜的氛围
多彩多样
五光十色
火树银花
系在大街两旁
更像条彩带
落在大地上
像条彩虹
卧在丹朱大街上
像条长龙
一眼望不到头
灯的世界
灯的海洋

一路赞叹
一路观赏
一派喜气围绕身旁
便映入眼帘
小区内外多彩的灯光
漫步在丹朱大街上
随同一家人
头顶温柔的月光
天空挂着圆圆的月亮
夕阳西下



摄影：刘 峰
刊头题字：刘剑堂

味道里的春天

□ 管淑平

是什么拉开了春天的序幕的呢？是争艳的百潺的水声，还是清脆的莺啼呢？也许都不是。小小的心里，春天的气息其实是那一阵阵熟悉香化开的。

因为太小，其味难以在舌尖奔腾，但却给人一种耐人寻味的念头。

在河边招摇的小柳树，其柔嫩柔嫩的芽儿也是一道美美的春宴。它们，那么小，竟让你觉得实在不

古人元宵也疯狂

□ 刘贵锋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无论农村或城镇，都会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用闹花灯、猜灯谜、跑旱船、扭秧歌、舞狮子、耍龙灯等一系列花样繁多的庆典活动闹一闹元宵。那么，古人是如何闹元宵的呢？

广泛。官方设有专门的灯市，张灯结彩，施放烟火，百戏从正月十五到正月十九，持续五天。宋代诗人晁冲之就“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的句子。人们聚集到